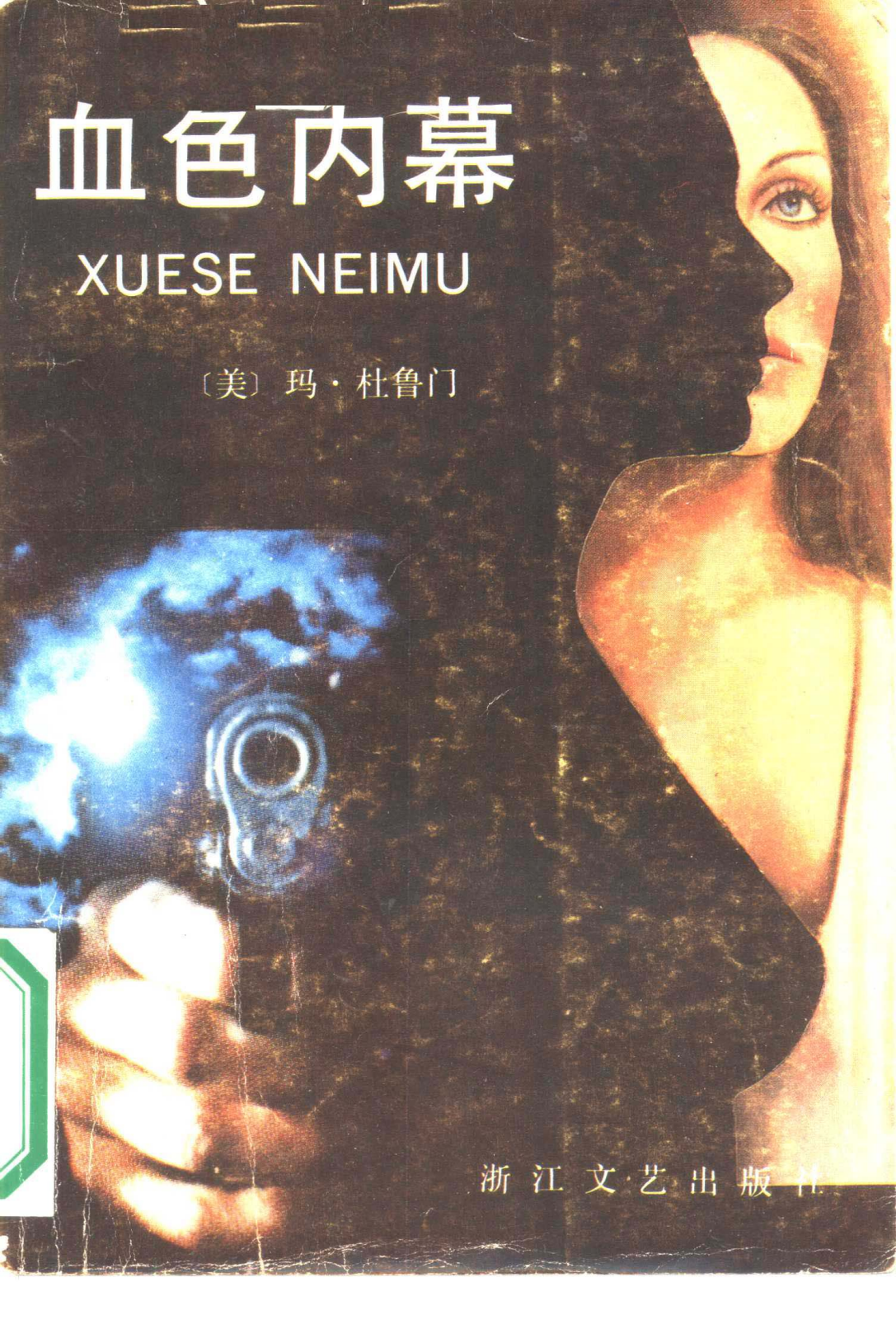


血色内幕

XUESE NEIMU

〔美〕玛·杜鲁门

浙江文艺出版社





血色内幕

XUESE NEIMU

〔美〕玛·杜鲁门

伍志萍 陈志敏 吴雪景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谢 文

责任编辑 王雯雯

血色内幕

〔美〕玛·杜普门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5 插页1 字数195000 印数00001—215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132-0/I·129 定 价: 2.50 元

内 容 提 要

联邦调查局特工普里恰德的尸体悬吊在众目睽睽之下，此事立刻成为头条新闻。女特工克里斯蒂娜·萨克斯受命与情人罗斯·利兹贝接手经办此案。

原来死者普里恰德十七年来偷偷收集、记录了厚厚一大本有关联邦调查局的种种内幕和秘闻，准备在退休后写一本轰动的书，但这一秘密被他那贪婪而凶狠的妻子得知了，她将丈夫的材料出卖给了一位作家。普里恰德见此事泄露，便决定报告上司，其妻眼看巨款化为泡影，遂起杀夫之心。

在调查过程中，克里斯蒂娜非常震惊地得知罗斯不仅是个性虐待狂，并且与这件杀人案有牵连。

调查终于有了眉目，但由于罗斯出于个人私利的“报复”，又由于当局想极力掩盖家丑，真正的罪人在当局的软硬兼施下逃离了法网，而克里斯蒂娜却被调离华盛顿，派驻他地。

本书为1986年全美畅销书。作者玛·杜鲁门是美国前总统杜鲁门的女儿，她凭借自己熟悉上层社会的优势，创作了一系列轰动的内幕小说，在评论界和读书界拥有特殊的地位。

哈里·琼斯身穿一条撒花儿的百慕大短裤，足登棕色皮鞋，双膝套着黑护膝，上身那件T恤衫的胸前印着：阿克隆^①志愿灭火队——82爬梯冠军。他对妻子莫琳说道：“我这辈子还从未见过这么热的天气。”

此刻，他们正排在J·埃德加·胡佛大楼入口处长长的队伍里。这幢座落在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路E街上的大楼，自一九七五年以来便是联邦调查局的总部所在地。在那以前，该局设在街对过的司法部大楼里。

这幢新大楼被许许多多的评论家描述为华盛顿新粗犷主义建筑^②浪潮的杰作，一大坨刻意暴露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虎踞雄视着首都的大街；这件造价令人咋舌、不加任何装饰的贡品是献给那位以他的名字命名此楼的人的。它看上去仿佛

① 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城市。

② New Brutalism，现代建筑流派，注重材料和基本结构的直接表现，刻意暴露，是一种使用未加装饰的巨大建材的建筑样式。

一座庞大的烤炉，顶上搁着两大块面包，恰似令人生畏的永久性纪念碑赳赳挺立着，缅怀那位姓名已成为联邦调查局同义语的美国联邦警察缔造者——J·埃德加·胡佛。

这天是八月十日，星期四。整个夏天炎热潮湿是华盛顿的典型气候。三天前，一股热高压气流的前锋恰好稳定在首都的上空，结果本来只是令人不适的潮热天气变得让人难以忍受。

“上帝！”哈里一边念叨，一边用手巾擦脸。照相机壳的皮背带深深地嵌进他壮实的肩头，脚站得生疼，他不时地将身体重心从这只脚移到那只脚。哈里和莫琳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十二岁的贝基与九岁的沃尔特，从一清早就出来游览了，现在已是下午四点。“上帝呀！”他又叫了起来。

“队伍移动了。”莫琳说道。

几分钟后，他们挨进了冷气宜人的胡佛大楼。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走了过来，穿着蓝色运动衫，灰色便裤，白色短外套。她请哈里、莫琳、贝基、沃尔特以及其他一百九十六名游览者在等候区坐等参观。“再过一会儿，你们的导游将领你们进去，”这位年轻姑娘对着话筒向游客们说道，“参观的时候，请不要拍照、录音。我们很高兴诸位今天的光临，并深信各位对联邦调查局的参观将会大饱眼福。在你们的导游领你们进去之前，请大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别动。”

“我饿了。”沃尔特嘀嘀咕咕地说道。

“闭嘴。”他姐姐打断了他。

“别那样训你的弟弟。”莫琳·琼斯对女儿说。

“吃点儿饼干吧。”哈里哄着儿子。

“我不要饼干。”

“他就是讨厌。”贝基又插嘴说道。

“住口，”她爸爸喝住了她。“就坐着别吱声。”他说着把脚从皮鞋里抽出来，叹了一口气。

十分钟后，另一个同样穿着运动衫和便裤的姑娘来到话筒前，向今天的最后一批游客表示欢迎。

哈里一边嘟囔着，一边把脚伸进鞋去，然后站起身来，与妻子儿女一道跟队前行。他们转转悠悠足有一个小时，从一个展区看到另一个展区，那年轻的女导游热情洋溢地讲解着他们的各处所见。人们长了不少见识——联邦调查局的含义；这个机构名称的第一个字母代表忠诚、勇敢和正直；特工人员（这里所有的人员都被称作特工人员）佩戴的盾形徽章只有五十美分的硬币那般大小，周围有凸起的护封嵌住特工人员相片的边缘；近九千名特工人员中约有六百名是女性；档案室存有一亿七千六百万枚指纹，每天要验对处理二万五千个；只需一小滴唾液，实验室便能鉴定出血型，并能断定这唾液是来自人的，还是狗的，或是猫的；武器库里储存着四千种型号的武器，其中有两千六百支手枪及一万一千种不同型号的子弹；还有一万种型号的用于汽车上的涂料，而实验室能将它们一一区分……

这样一个小时后，参观活动进行到了最精采的部分：射击表演。这对于每年到此参观的五十万游客，尤其是孩子们来说，真是难以忘怀。人们鱼贯而入，走进了灯光昏暗、铺着地毯的阶梯房间落了座，此刻，从参观伊始就一步一抱怨的沃尔特也来了劲儿，瞪大了双眼。面前是一堵防弹玻璃

墙，垂挂着厚实的米色帷幕。开关启动，帷幕打开了，射击场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是一间长长的通明透亮的屋子，在紧靠玻璃墙的这端，置有一桌。桌上摆放着好几种武器。一部架在射击场上方的空中吊车正从桌子这一端驶向远处那一端；用于射击的枪靶就靠它由电子控制移近或远离射击位置。

突然，射击场的内门打开了，门开处，一个黑人穿门而入，走进射击场。他上穿蓝色运动衫，下着灰色便裤，外加白色衬衣，系一条色泽柔和、红白相间的领带，身材魁伟，气度潇洒，相貌堂堂。哈里·琼斯从相机壳里偷偷地取出相机来，四个身着蓝色运动衫的姑娘中，便有一个快步上前，对他轻声说道：“不许拍照，先生。”

哈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收起了照相机。他妻子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女儿也瞪他一眼。

射击场内的那个黑皮肤的特工人员拿着手提式扩音器开始说话：“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是特工人员哈里森，将为大家表演本局使用的各式武器的射击。我们配备三种标准武器——357马格南左轮手枪，枪管长度为七点五厘米；870型莱明顿自动滑膛枪，其口径为十二毫米；以及M—16自动步枪，这种步枪新近已为汤姆森冲锋枪所取代。今天我要表演的射击武器是M—16和357马格南。”

他操起左轮手枪，把目光移向射击场的远端。十二公尺开外，一大张不反光的白纸从空中吊车上挂下来。纸上用又粗又浓的黑线勾画出人的头部和躯干。这靶子的“心脏”是用黑色涂抹成的一个小圆。

蓦地，哈里森双手举起了左轮手枪，扣动扳机，连发数枪。然后，他转过身来，将打完了子弹的左轮手枪放回到桌上，拿起话筒说道：“下面我将用M—16先进行单发射击，接着进行半自动射击，再进行全自动射击。”他放下扩音器，端起M—16，转身面向枪靶，不消一分钟就完成了三种方式的击发，只留下一串机关枪般地爆响。

沃尔特·琼斯抓着他爸爸的手格格地直笑。

特工人员哈里森熄掉了射击场内的所有灯光，只有枪靶后面的一盏灯继续亮着。靶上洞穿的窟窿清晰可见。他用两支枪射出的每一发子弹都准确地命中靶心。

观众象往常一样，倒吸一口凉气，接着掌声雷动。

“上帝呀！”沃尔特·琼斯高声叫喊起来。

特工哈里森走进了观看室，沉稳平静地说道：“很乐意回答大家的提问。”

满屋子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提问：特工人员是如何挑选的，他们要经受什么样儿的训练，调查局是如何与地方警察机构协作的，还问到了有哪些著名的案例以及电视节目中对调查局的描绘是否真实。哈里森对大家的提问一一作答，耐心和蔼，不失分寸，时而面带微笑，时而神情肃然。莫琳·琼斯注意到他的身材十分挺拔，服装也相当合身。沃尔特·琼斯对爸爸说他也想提个问题。

“提吧。”爸爸鼓励道。

这小鬼举起手向哈里森频频挥动。哈里森发现了：“那边的这个小家伙，问吧，孩子。”

“多少人——你们有多少人被……枪杀？”

特工哈里森微笑着说道：“被坏蛋打死？共有二十六名特工人员在执行任务时被杀。谢谢大家的光临。祝大家观光愉快。你们的导游会领你们出去。”

琼斯一家子在华盛顿游览期间，住在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市莫琳姐姐的家里。那天，他们全家外出，到处转悠，看了许多地方——太空博物馆、华盛顿和林肯的纪念堂、国会大厦和白宫，但是，那天晚上在餐桌上谈得最多的则是参观联邦调查局。

“上帝，”哈里说着喝干了咖啡，“那人员可真令人发怵。他……”

“特工人员。”他妻子更正道。

“对，不管怎么称呼吧，那家伙百发百中。人们经常传说联邦调查局的这类事。上帝，我们能亲眼目睹，真是太好了。”他的儿子正端着想象中的自动步枪，对着餐桌旁的每一个人扫射。

“我们从来没有去过那儿。”莫琳的姐姐海伦紧接着说。

“从来没有……？”哈里放声笑起来，“你们住得这么近。”

“我知道，”他的姐夫说，“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住得越近越不会想到去。”他看了看妻子，“明天我们也去怎么样？我到星期六都有空。”他的孩子们都赞成。

“就是甭想拍照，”哈里又说起来，“我猜想他们四处装满了摄像机。上帝，难怪他们样样都是世界第一流的。过去，我一向尊敬胡佛和联邦调查局，可现在——每一枪都是冲着金钱的。你们还有咖啡吗，海伦？”

2

星期五早晨，海伦和她的丈夫带着三个孩子排在第一批旅游者的人群里进入了胡佛大楼。最小的那孩子提着他的步枪模型的水枪，一个穿蓝色运动衫的年轻姑娘便和蔼地要他把水枪留在门口的桌子上。

九点钟，导游请人们跟着她进场。

特工人员保罗·哈里森看了看自己的表。九点钟了。“妈的。”他骂了一声。一辆轿车在凯依桥上抛了锚，交通受堵。他不想迟到，第一批观众将在十点不到一点儿进入射击场，而他还想在为参观者进行射击表演前喝杯咖啡提提神呢。他喜欢这一工作，他知道要他干这一行是因为他是最优秀的射手之一。十二年前，在关提口联邦调查局学院受训时，他的射击成绩总是高人一筹，而在调查局每半年一度的靶场练习中也总是名列前茅。他妻子曾经对他说过，不久他就会厌弃这门行当，可迄今为止还没有。每当他打开靶后的电灯，照亮靶心的个个弹孔时，参观者的反应使他心满意足。他特别欣赏孩子们的表情。“对付着干吧，”他对自己说，“除了这，你这人往后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了。”

他终于挤到了抛锚轿车的前面，加快了油门。他这辆车的空调器出毛病了，天气又这么热……他又看看表，还赶得

上，但看来没工夫喝咖啡了。

威斯康星路西北乔治敦^①一家猪脚餐馆的户外咖啡座上，特工人员克里斯蒂娜·萨克斯和罗斯·利兹贝正在吃早餐。他们要了刚出炉的羊角面包和咖啡。利兹贝付完帐，回到座上，眼含微笑地坐下来。“今天有什么安排？”

克里斯·萨克斯^②做了个鬼脸。“开会，一整天，在印第安事务局。这帮人若能少高谈阔论，多做事就好了。”她是受命调查美国印第安人居留地内犯罪案件的六名特工之一——这个六人小组直属联邦调查局——她经常出席管理印第安事务的其他机构举行的各种会议。她的父亲是缅因州一个纯血统的帕萨玛阔迪人^③。她的母亲是佛蒙特州基督教科学派的成员。谁也不会对克里斯有一半美国印第安人的血统感到奇怪。她那头发，通常被她盘在脑后，形成一个蓬松的发髻，乌黑发蓝。脸庞上颧骨高高突起。古铜色的皮肤在夏日里熠熠发光。她身高一米七六——身量苗条，然而她的乳房却令人吃惊地丰满，甚至让运动员都自愧弗如。她曾经在全国性的八百米赛跑中获得过名次，要不是因摔伤而在选拔赛中被淘汰，还可能参加奥运会哩。

克里斯·萨克斯和罗斯·利兹贝一起外出就象是一对儿。几个月前他俩就开始了这种关系。每当他们在街上走过，行人总不免要回头瞧瞧。男的潇洒，女的漂亮。他们很

① 美国华盛顿的一个住宅区。

② 克里斯蒂娜·萨克斯的昵称。

③ 美国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

少有时间去探讨共同感兴趣的事情——除了体育以外。利兹贝在关提口联邦调查局学院受训时，其武术无人可匹。他还醉心于网球、马拉松和游泳。打网球一般常是他赢萨克斯，但并不轻松，可谓棋逢对手。

他们来到街上，走向停小车的地方。“今晚我们能见面吗？”她问他。

他摇了摇头。“很抱歉。这几天普里恰德使‘暴力特务处’的全班人马忙得不可开交，连晚上也没空。也许下星期一、二有空。”

“好吧。”他们接起吻来，先是嘴唇轻柔地接触，接着越吻越用力。两人都留意着不让身子贴得太近，以免引起路人的注意。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他说。

上午的第一批观众被领进了射击场的阶梯观看室，观看射击表演。帷幕还垂挂在防弹玻璃前没有开启。二百名游客絮絮低语着，屋子里呈现出一种庄重而神秘的气氛。人们预感到了他们将看到什么。几乎每一个人都已听别人说过在参观时他们将亲眼看见的绝技。今天，那个人会打偏吗？大多数人希望他不至如此，也好让他们去跟他们的朋友们说说，自己在联邦调查局参观时看到的精湛枪法。也有一些人巴望他会打偏，而这些人一般都是些幸灾乐祸的家伙。

特工人员保罗·哈里森从内门进入射击场。他觉得自己由于急忙赶路还气喘心跳，心神未定，便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枪要打得准须靠肌肉的放松和心跳的减缓。

他向前望了望射击场的那端，新枪靶已经就位。所需武器也已在桌上摆放停当。他迅速地检验了枪支，弹仓里子弹上满了膛。

他连续地做了几次深呼吸，然后打开了枪机。帷幕“呜——吃”一声打开了。玻璃墙后面的二百名观众都急切地盯着他。他扳起启动开关，向人们表示欢迎，并向大家介绍了他将用于表演的武器，然后，他用细长的手掂了掂357马格南左轮手枪，举起来扣响了扳机。接着，再端起M—16自动步枪，他查看了一下，枪机正卡在单发上，于是就举枪射出几发子弹，然后依次半自动击发，全自动击发。射击过程中，他察觉自己的左手微微有些颤抖，他希望这不致影响后面的表演。否则，观众的惊呼就不那么响，掌声也只是出于礼貌而不是热情了。这种情况在他成为射击场射手的四个月来仅出现过一次：一颗子弹偏离靶心二点五厘米。导游们为此开他的玩笑，而他虽然也跟着大家一起笑，心里却不是滋味。

他熄灭掉场内灯光，点亮枪靶后面的那盏灯。过了几秒钟他才发觉灯光并没有透过弹孔。“怎么……？”结果，他大吃一惊，一具着蓝色制服的男性人体从空中吊车的挂钩上挂落到枪靶后面，摇摇晃晃地滑了过来，冲破枪靶，头朝地跌落在水泥地上。

特工保罗·哈里森走近尸体，突然想起身后还有二百名观众，其中大部分人都已站了起来想看个究竟。他慌忙关闭帷幕，抓起电话，拨了一个单字号码。一个负责内部安全的人接了电话。

“我是射击场的保罗·哈里森。”

“噢，保罗吗？你好！”

“不太妙。赶快叫人下来，出大问题了。”

“他杀死了那个人吗？”哈里·琼斯的外甥女问她的爸爸。

“我想是这样，是他杀的。”

他妻子眼珠子往上一翻，晕了过去。

3

十分钟后，穿蓝制服的死者直挺挺躺在了联邦调查局法医实验室里的不锈钢验尸台上。死者的身份还在射击场的水泥地上时就被哈里森和其他大楼保安人员辨认出来了。死者叫乔治·L·普里恰德，是一个已干了十七年的特工人员，其大部分经历是在下面搞外勤。一年以前他才被召到总部组建一个新的机动部门，称为“暴力特务处”——暴力犯罪特别事务处。其主要职责是对付“系列杀手”和团伙杀人犯。

十几个穿白大褂儿的人围着不锈钢验尸台。他们都是法医学专家，大部分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验尸员，那天上午正巧在实验室参加一个联邦调查局组织的专家讨论会，训练利用尸斑确定被杀害者死亡时间的新技术。联邦调查局本身很少做实际的验尸工作，更多的是起着作为统帅研究中心的作用，但是，其解剖验尸的设备齐全配套，人员充足。警

里恰德的尸体被送进实验室时，靠墙的另两张不锈钢验尸台上正躺着前来开会的法医们研究的死尸。

“好家伙，我的天，”一位医生指点着普里恰德胸脯上张着的枪眼，嘴里嘟嘟啾啾的，一串子弹在死者的胸部形成一个直径为七点五厘米的创面。“太惨了。”

“瞧，这里，”另一位医生说着指指一个较为清晰的弹孔。这是被一种小口径武器打的。“A—22手枪。”他推测道。

此刻，门外过道上和前厅里挤满了闻讯赶来的人。罗斯·利兹贝——普里恰德在暴力特务处的助手——从人丛中用力挤过来。“让我过去，快，让一让，”他边喊边挤着进了实验室。可是隔着白大褂人墙他无法看见什么。“是乔治·普里恰德吗？”他问道。

利兹贝硬是钻进了白大褂人墙。“是他，”他自言自语着看了看周围。“我是特工人员利兹贝，”他大声嚷嚷道，“谢尔顿局长正等着我去汇报。我要求所有的人都离开这里，只留下实验室主任和死者送到时正好在场的特工。”他看看无人动弹，便叫骂起来：“喂，都滚开，都滚开！”

不一会儿，验尸台旁只剩下利兹贝和法医实验室主任还站着，另有一个年轻的特工人员，他出于好奇心，一直呆在那儿旁观着法医们的讨论会。利兹贝拿起电话听筒直接拨联邦调查局局长R·布鲁斯·谢尔顿的办公室。他诤称自己是秘书，电话立刻就接通了。“死者是特工人员乔治·普里恰德，先生。看上去，死因是由于胸部多处遭到枪击。”他听了一会儿，然后应道：“是，先生。”接着就把电话挂了。他对实

验室主任说道：“封锁这间屋子，任何人不得入内。快召集全体人员进行尸体解剖，但要等我回来再开始。现在我要去见局长了。”他刚要动身离开，转身瞥见了那个年轻的特工人员。“你一直在这儿吗？”他问道。

“是的，先生。”

“跟我来。”

他们上了七楼，走进局长套房的接待室。办公桌后的一位中年妇女马上说道：“利兹贝先生，局长在餐厅里，要你过去。”

他们走了十几米，来到行政官员餐厅，敲了敲门。“进来。”他们推门进去。椭圆形的餐桌旁坐着R·布鲁斯·谢尔顿。餐厅厨师长正在给他修剪头发。谢尔顿是四年前由总统任命为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的，任期十年。但是，最近纷纷传说他打算在年内辞职。

“早上好，先生。”利兹贝上前说。

“早上好。”谢尔顿答道。他扯下披在白衬衣外遮挡发屑的围布，对兼理发师的厨师长说：“理得不错，谢谢，乔。”

乔旋即离去了，谢尔顿朝那个年轻的特工人员点点头，转过来问利兹贝：“他是谁？”

“他是……哦……”

“特工人员金考斯基，先生。”

“当死者被送进实验室时，特工金考斯基在场。”利兹贝补充说。

“这是怎么回事？”谢尔顿问金考斯基。

“是这样的，先生，我只在那儿呆了几分钟。我正去办